乾初先生遺集

乾初先生遺集卷十二

海寧陳確著　　族元孫敬璋編校

傳

老友許元五小傳

許元五名丕福先賢淮陽公仲子也淮陽公二子長元功名丕視次元五淮陽㝡愛元五幼慧有文聲游府庠數舉不得志轉入太學再試南闈罷歸遂娛情山水有浮雲富貴之意往在太學即嘗挨歷得滿挂選矣諸故人在當路者往往郵書招之監以美官弗願也元功好游嘗徧謁淮陽諸故人藉

其賢以窮山川之勝然游勵而賢隨竭或更不足盖佐以家
産元五淡然于諸公閒一無所謁雖諸公有意欲交之謝勿
與通諸公以此樂伯子之通而服仲子之介淮陽公故所稱
雨隱先生雨垞者東垞西垞也西垞以屬伯子而東垞屬仲
自仲之受東隱而東隱之業日新有梅百餘樹竹千竿喬松
數十株節宇雖陋然究轉卷曲有重房邃宇之埶好事者往
往圖其形以為法式盖費省而功多材劣而用精亦園亭之
清勝者也案有遺書可以教子山有野蔌可以娛賓子更象
賢温恭學道寡鮮俗嗜彈琴賦詩余嘗謂世安得此人此等

乃仙人耳元五雖生而宦遊無一點裘馬習氣性淡泊口儉約稍要歲入以為出以故雖清白吏子而田廬粗給不至假貸亦以此得益全其高節不仰面諸貴人某年被盜遭反噬家中落後數歲稍稍復振一子一女嫁娶之事微不能違俗或時有妄費故尚乎之願畢而家計復益窘嘗鰓鰓憂不足伯子元功齊以好游貧困邑邑而死兩姪亦先後夭折凣然以三孀兩幼姪累元五元五竭心力經紀其事分衣衣之分食食之無倦色體素羸遺家多故又遭世亂悶悶無好意致失血之疾奄奄不復起以至于死元五生以萬歷庚子十二

月朔奔以弘光元年七月初二僅得年四十六歲元五之先世皆眉壽其曾祖求吾公八十九歲祖敬所封翁七十七歲淮陽先生六十五歲元功亦五十八歲而元五獨紬何哉往元功元弟居平戲言謂吾先世之壽每下減一紀至吾兄弟當何如不意其言竟成惡讖而元功長子公渠三十五而死次子公寧二十四而死尤可怪也然元五方二十三歲時曾一病而死死一日矣已徧訃宗戚宗戚之唁畢至而元五忽生唁者大驚異故元五嘗謂吾自二十三歲以往皆餘生也故雖病不戚戚于生死去留死之日猶曳杖逍遥于堂除閒

家人方喜其有起色少頃即坐而瞑若佛氏之趺化者何其適也元五少年讀書之暇頗嗜飲好奕奕與余相上下飲可至數斗晩年飲漸減然興亦未敗昔東坡不能飲而喜與人飲不能奕而喜觀人奕今元五皆能之故雖謝俗山居頗不寂寞性醇謹遇事求適中不鶩詭異博名高始若悶悶無可喜者事後乃羣服其識量鄉里師法焉元五雖篤交友然落落寡所合惟與余交二十四年如一日而中表董爾立虎林李心言盧龍韓子由其忘形交也世系自淮陽公以上頗詳于家乘不具載略載其遺行

陳子曰甚矣哉習俗之移人以元五之賢而能儉猶未免不節之嘵況世士乎元五歿未一年而羣盜大起凡昔諸大家之致飾於兒女簪衣閨者無慮千萬金皆立盡豈非侈俗之積怒於天而愚者相習不察哉然元五晚年雖憂貧性疎嬾類余終落落不稍變其前節曾何足損元五之美而余并論之者欲使天下知習俗之必不可循而父母之愛其子女亦不以俗禮之厚也蓋於它事亦可類推云元功以好游貲其家產亦超然塵垢之外者均無忝淮陽之家聲矣

韻絃老人傳

韻絃者老人所居樓名其表叔許淮陽先生所題而老人者韻絃樓中一老僧也老人昔所稱翩翩美少年亦嘗游意聲色間矣幼敏慧好學工為文有聲諸生間數奇不第踰壯即厭棄一切喜學禪事佛老益篤好之嘗與余爭辨移日其言禪甚精細而有本末其為論愈工而陳子愈以為不然然余兩人雖道不同而余獨心喜老人樂與老人游嘗數月不見老人即心思老人每歲必數過韻絃過韻絃未嘗不累日也老人亦心獨喜余近世儒者爭言禪其儒之言禪者老人未

嘗不深交之懽相得後或心薄其爲人顧反終始服陳子之一於儒而非毀禪者先聖人有言君子和而不同豈老人與余之謂乎老人性孝友而蚤喪父終鮮兄弟事王父母生養志死繼志鄉黨誦法之視異祖之兄弟猶兄弟有未善諄諄教誨之家產分給予之兄弟之幼孤者撫成之幼孤之分業任勞怨綜理而完歸之篤夫婦之愛鰥四五年矣雖無子終身不再娶不取妾睦于族而信于友族友之困乏者無勿力周也御羣僕譪然若家人父子曾不以聲色臨之其爲人忠誠長者輕信人之善而重疑人之不善其有餘不惜以貸人

不足亦時貸于人然不甚責貸于人必不俟貸人之責爲諸生三十年不一干謁長吏不一訐訟人亦絕不受一人訐訟其廉介慈祥蓋性近于禪非若世之形禪而心俗者弘光元年適感時事于十月朔告廟削髮爲僧從初志也然自老人未削髮前十數年而已純乎爲僧老人生平惡居家好游以山水爲家其所居必于寺其所與往來必山中之僧山中僧數千試一舉焉老人必能稱其字獨春秋墓祭間一歸歸數日祭畢即出游如是歲以爲常其歸數日不于家于山樓使童距其扉客來辭以病聞山尨吠聲心怦怦然恐俗人之我

素也僧至即欣然出迎終日言無迕色少時善啖嘗一食盡卅雞子內數觔令止食一菜菜更不用油醬稍蒸飯鍋上視之淡然若不可下口者而老人食之甚甘若性成者故老人之爲僧久矣而世不察見其傫然衣冠以老人爲儒者也老人故善歌而余少年亦號知音猶憶二十年前孟秋之望月明如水老人與余坐西湖之斷橋老人發歌而余吹洞簫和之時橋上下游者數百人杭俗士大夫喜醉歌嘗紛沓譁謕于柳橋之下然聞余兩人和歌而醉歌者皆止肅然拱聽踰時而歌畢數百人同聲稱善余兩人匆爲謝竟起聯袂以歸

匊若無人者曾幾何時而老人形若槁木余亦憂亂多病顏
衰羸然不復似人追念往蹟怱怱如隔數世夫以陳子素倔
强不喜禪嘗自以爲治平之業可取諸其懷予之今且投死
無地心惘然如在醉夢中復何暇論不朽之事乎以此知老
人夙歸命于空門未云無見也自老人之曾祖御史愚齋公
而下其祖文學醇宇公父孝廉夢徵公至老人皆單傳又盛
德之後而老人卒無子以次房大宗之仲子世昌爲子老人
姓董名繼緒字尒立不知今名蓋削髮後必更名世居黃山
之東余作傳之日老人年五十有八雖多病然尚善飯韻絃

在樵泉山之下即老人先墓之左中樓龕佛旁兩小間一置老人卧榻一供坐客茗譚喬松蔭其上清流遶其背梅老而竹踈疏篁粗給若可以忘老者而老人有遠游之志遭亂無所往暫偃息于此非其好也余欲其久居此故係之以韻絓以固其意云丙戌之夏陳子患瘧疾六月初七辰時忽暈仆於地移時而復醒醒而陳子慨然曰向者余固不已死乎余嘗欲為死者數人作傳使向死而不醒是使此死者數人之終無聞於後也遂强起為之傳而幷及未死之老人

祝子開美傳

祝開美名𢊍其先君子大理寺評士奕府君余先大父理川公門下士也故開美與余為世昆弟行然余年及壯尚未識開美崇禎辛未冬開美東書假館于東隅始識開美一見意洽謂開美非世俗士也開美亦時時竊歸告其尊人稱陳子之義開美時年弱冠而余齒更二十有八此余兩人定交之始矣開美幼即能自立志與常兒異方七八歲時士奕公嘗為開美納貲名于太學開美耻之益揣摩舉子業卒棄太學生繇錢塘邑庠以癸酉舉于鄉然猶非其志也自後開美之

父母相繼即世五六年閒而開美連遭三喪開美性孝哀毁過禮龍山風俗諸大家皆貴于喪禮開美益竭力供事喪禮之盛爲諸家最盖士奕公家素封方士奕公年少時喜任俠好氣爲仇家所搆陷大獄久之得白家嘗中落後更折節爲恭儉家益振稱爲富人富甲于諸姓生開美晚不甚知財所從來開美又性不愛財而好禮以故嘗恣執事者之所發揮不問其出入瑩于曹湖曹湖故諸曹所聚而居也其負田皆諸曹所有開美悉重價得之諸曹之有負田于曹湖者率以是致富故曹湖之葬費不翅萬金余嘗與開美游西湖入雲

樓時崇禎癸未八月初七屬士奕府君之忌日開美嘗以數十金乞雲棲僧設水陸懺余曰子學道者而未審佛事之妄耶開美曰某非不審也然嘗以爲苟可糜吾財瘁吾形以酬吾父母雖知無益恒無辭爲之故士奕府君之死九年矣然從雲棲拜誦三日夜欷歔哀慟聲咽不能轉如在衰絰時雖諸僧爲之泣下其至性過人類如此兄弟五人姊妹四人昏嫁之事大半自開美爲之禮皆從厚自開美之連遭大故又昏嫁繁益贍宗族貧窮急士之乏困畧不愛惜其財先世之積已大耗又兄弟衆多析遺産析彌多而産彌薄開美又以

其肥美予諸弟而以其瘠自予開美乃更蕭然爲貧士然性
淡泊其自奉恒以約後益兢兢於禮躬節儉爲諸弟先諸弟
有過開美立自責痛哭跪家廟自傷所以無德化之教故至
此諸弟皆感泣競勸於善相戒無復犯者其教子姪僕婢亦
必先自責而後責人故羣僕中有素喜事好役財性不甘下
人者並益自戢爲良僕癸未春隨計北上值周宜興柄國山
陰劉念臺先生掌院事正身率屬好直言周甚不便因事擘
去之舉朝畏周無一人開口言者開美獨具疏力爭指切當
事無所諱明旨切責下部議罷南宮試于時開美始執贄劉

先生先生進開美而責之曰前日之舉得徼有過開美曰何
哉曰意氣乎聲名乎開美憮然請益先生延更敎以遠且大
者共舟南還朝夕講論開美得日聞所未聞於是更益務為
闇然之學是年秋開美與余同事劉先生於雲門若耶之間
余性惰而開美勤有得必細書識之無一字遺者余過耳即
惘惘然無所記憶故余嘗心癡頑若孩子鮮疾患而開美以
勤學多思體較弱論道之暇頗有事山水九日登秦望秦望
于越山為最高雖越人好游者鮮能登之余謂開美可無登
而開美以先生命固欲從余同登登畢而憊甚是夕開美即

患瘧神敗羸若不能支逡巡約裝辭先生而西歸歸半月開
美又患嘔血症或曰病自秦望來或曰否時宜興已敗天子
方怒黨人疑劉先生與開美亦黨周者復遣騎逮開美開美
時病甚聞信即忼慨就道妻子號慟攀援絕裾行不一顧無
分毫可憐之色見眉宇間諸當事競高其義為分俸犒官校
五郡好義之士醵金而贐贈者風卷雲湧而至然開美皆謝
却之無所受甲申正月入詔獄即訊搒掠備至舉對無失詞
二月遷刑部誦毛詩讀周易聲晝夜不輟怡然若不知身在
囹圄中病更以愈三月李賊犯京師聲息甚惡諸義士欲為

請命于天子出之開美以詩易未卒業謝勿顧也然諸義士
卒以是月十八日奉詔出開美十九日京師破天子死社稷
開美號慟欲絶吳忠節公磊齋先生勸開美義可以無死而
吾固當死稍屬以後事于是開美竟留視忠節含殮持其喪
歸歸而留京已立福藩尚有江東尺地可延視息無何門師
日南朝廷無北伐之志開美益恚嘔血之疾復劇乙酉五月
十二留京潰門師長驅至浙所至愚民翕然劫守令降附開
美聞而謂余曰事如此安歸乎此某畢命之日也時開美方
謀改葬其生母有日矣余謂曰子言是也然公母尚暴露盍

少忍之則忠孝兩盡矣開美頷余言開美雖病甚不廢學自言吾病中氣益靜志益專於道頗有得力六月念二招余對榻前出一匣見屬曰此皆劉先生所示手書與某居平侍先生時所記録也吾死無長物惟此不能忘懼失之敬以遺兄余收淚受藏之開美晚年喜博交士士亦多其義爭歸之交籍滿天下其所交盡海內知名之士然開美卒獨繇重余謂余言往往有所駁正使吾不悖于道餘子唯唯耳此如魏其之善灌夫至死而不自悟豈非開美之有所蔽乎閏六月初二毋得改葬開美病不能往葬所初五葬役竣諸弟及執事

者歸報彂開美強起稽顙謝遂手帨自縊諸弟驚解之氣不絶如線至初六子時死先數日作歸詩歸囑歸禁大概言吾義必死及痛筆一切惡俗喪葬悉遵家禮以布素殮自題其旌曰明草莽小臣祝某柩戒後勿稱孝廉又前數月開美忽有所不慊于心告廟焚其巾衫余聞而非之曰此失之激及讀其歸囑與焚巾衫之卒章慨然曰嗟乎開美一生真人品於此見之他人不識也曰開美好高取某氏生四子乾明恒明升明晉明升明晉明殤三女

陳子曰開美往時嘗數為余稱道山陰劉先生之為人因事

感憤卒游其門如有夙因至以余之固也而不見拒益用相
譽斯非其誤與開美始雖稍濫于財後乃以限制胷氣磊落
如不可一世學道孳孳其究歸之淡易焚冠與衫守正而逝
仰天俯地夫奚愧于祝子開美吾無議焉

我旋兄傳

余兄弟四家貧力不能從師嘗以兄為師伯仲皆余師三兄則嘗令予師伯兄不予師者而余之憚三兄者乃甚于伯仲三兄狂余兄弟中最號端謹生平不二色不妄入一文不茍言笑冠衣整潔周規而折矩踽踽類學道者余少年任氣嘗以言忤族達者有意督過之余怒不為謝三兄乃代為請解後同牀夜卧從容謂余曰吾始不言懼傷弟心然若笞所為非當於理者也有道者固如是乎余肅然起謝蓋言不煩而理足詞和而峻能使人自警動其教多士類如此故士之游

其門者旣畏其威嚴而亦樂其簡易也其感人一以誠無愚智遠近得三兄一言如奉約劵曰未有我旋而欺人者下帷發憤于五經諸子無不手纂錄熟誦之其為文始蒼茫尚氣後益博以經史歸之醇雅自以命中之伎無何歲試竟置三等三兄滋不快蓋歲試三等于事無關係士亦每不以介懷而三兄謂吾力學而見絀殊不能平此亦凡事認眞之過也三兄體素淸旣好學深思心血少耗矣又適不快意得牙鮮疾湧血不止而死三兄生萬歷丁酉九月廿七日死崇禎己巳七月初六日享年三十三歲名祥龍府諸生我旋其字也

娶舊鹽倉沈生三子長錫世邑諸生娶贊山沈次鑛為贅壻

于賈次遺腹子鋐聘查氏嫂沈性至孝兄死號慟暈仆者屢

矣以二子幼勉起供兄喪事兄故貧士喪事畢而已無擔石

之貯然嫂沈日夜勤紡績供吾母腆洗必潔必誠和顏色而

進之使若不覺其出于艱難者吾娟與兩嫂皆自謂勿如甚

而以其餘教子子以有成至于今十八年矣不言勞此尤㪺

所難者至兄死時嫂年未三十窮餓守節親知共憐敬之而

吾嫂謂此婦人常事方以子幼始未從死為恨何忍誇貞節

也兄死後十八年丙戌歲六月十九日弟確力疾再拜謹傳

䟽璋案沈孺人以苦節著姚江黃梨洲先生宗羲爲作墓誌銘敘次最詳

婦王氏傳

某妻王氏海鹽故文學王槐心公長女槐心公吾祖姑之自出與先府君表兄弟也槐心公久擇壻愆期而不嫁故適某之年而二十二矣隱二歲而曰二十歲兩家皆極貧自王來無盈尺之帛適陳無半歲之食吾昏時吾父母已老再歲即分爨止受米六石上供父母酒饌下養僕婢外給吾讀書薪油筆紙之費皆取諸此吾弗與知也婦能晝夜力作以供其乏困每冬春之月則以布易米而食非蠶事勿午所謂六石者弗動也故米雖至少而恒給寧縮口待之不肯稱貸每吾

即不給

出外吾父母食於諸兄則與婢竊哄糠粥豆糟飯或幷日食即如是以為常不足異也其事吾父母不可謂孝然未嘗私作食有美食盡以奉吾父母酒酸而後食之旨者必以奉吾父母可謂忠實者漸以絲布之餘買田積至數十餘畝吾亦弗與知也性安樸陋不好飾亦不暇飾不慕埶而矜貧老吾季父無子而貧婦常善事之吾三兄蚤死諸孤姪皆厚撫之此吾妻之善也然恒多言而善怒多言故常有口然善怒故多病吾德薄弗能變化也竟致鼓疾以死生於萬歷庚子正月十一日死於順治庚寅三月三日得年五十一以本年四

月廿六日己酉祔葬於沈家石橋西五百步先塋之穆三子長澂世甚仁慧十歲而殤次翼娶沈羽伯女次禾方七歲母死而不知哀也一女適董世琮文學

附婦喪約 璋案原本在俗誤後今附錄于此以便叅攷事蹟

吾婦一生勤苦未獲享一日之安吾以不德致殃於婦俾中年棄去痛無以報之惟茲喪葬之禮竊欲率由前典不敢因循敝俗以背昔賢之訓以辱吾婦亦所以報也兼欲遺吾後之人永為家法故詳著之

一不用銃手

一不用鼓樂人

一不用僧尼道士演作非法

一不立七七名色

一不用楮錠不受楮錠

一衾衣宜皆用布用舊所常服今皆以絹以新縫

一棺宜用三楞杉木今用雙楞柏板縫用漆麪油灰亦可粗細灰布皆用油光用黑漆不用朱用朱僭也以上二物所以從厚者以吾頻在日未嘗穿一好衣住一好房姑以此酬之吾則仍用布衣衾杉木棺不以此為例

一送殮宗親留酒飯三腥兩素喪禮本不宜用酒肉以此

日尊幼不齊不可純用我法也至於親屬子姪有期功之服者俱不得用酒肉諸姝皆知禮者當不以吾說為非

一卑幼有服者宜皆分麻令省以白布疏者或量折銀貧故也

一弔客遠者宜皆留酒飯相知素飯不用酒自從用酒吾非溥於主而厚於從也古稽衣附身稍宜從厚其餘似宜從省但吾忝在卑屬又獻居僻遠厚吾宗親儀狀臨弔之亦不敢不稍盡以吾承親知假貸勉能舉事若更貧乏當概從省約未始非禮與奢寧儉與易寧戚先聖固言之矣

一吾兄弟葬次已定婦喪宜速葬且僦居年滿遷徙無時勢不能久停不敢復拘忌年月非不慎也

一弔客到門煩諸姪一人於前廳固辭切勿引拜以重吾罪即非尊屬而於不肖某辱相知之深者固辭勿獲亦切勿開中門見母在不敢開喪之意非慢客也

一吾婦生平自奉極儉萬不敢費親知一盃之奠傷吾婦心有過情者只用清香一炷小燭一對拜惠多矣變故以來吾於親知吉凶之事往往失禮方日夜抱媿況物力之艱百倍疇昔吾其敢以死婦累人哉有愛我者更

能于親知間徧致此意俾終不倍吾志尤深望之

韓卓甫傳

韓子卓甫名德堪居澉城其始祖某某在永樂間為御醫有名當世工詩學道有隱君子之風又數傳而為口口醫益神自口口至卓甫十一世無他業或為儒然皆不離乎醫卓甫十三歲而失怙即為醫多奇中能生死人里中以是奇之然亦時能殺人卓甫懼棄醫而為賈賈三年賈本盡折勉而為鄉塾鄉塾之席未暖又去而學武習弓馬養鷹逐兎蕩乎無復繩檢崇禎戊寅之歲從余於丁園始知成人之學卓甫從余學書余從卓甫學射兩未有成然卓甫性樸野近道能面

稱吾過吾甚敬而愛之明年吳㕘齋先生以阜甫善弓馬聘之去使教諸少年射久之阜甫之伎未必足以師少年而先生之德常有以師阜甫於是成人之學益進居無何吳之羣公子善病多四方之醫來既得博聞其方論而阜甫又嘗學醫於吳稱先所稱先非醫而家多醫書書多秘有世所未睹者俾得博覩而稱先時時為詁釋之醫稍稍進甲申之亂江右某官某携百口避潵城以不習水土多病鎮江方某號國醫某迎養於家醫無不立效者阜甫時從請教焉一婢某病篤時盛夏方視之曰中暑投以香薷諸藥不效方曰不治矣

其家以方言不治而固棄之阜甫在旁微疑之方過竊診之
問其家曰此向喜食冷浴冷否其家曰喜甚阜甫曰固也此
中寒耳投以附子理中湯立起其家固已異之又一女某姐
傷寒熱已退而時反日搖手如有所憑者其家大懼亟召方
視之方曰傷寒熱退不宜復亂如此此陰陽交攻邪入內而
不得出必不治矣阜甫視之曰脉治也而證大駭人此宜有
故熟視良久曰吾有藥在家可治歸則取学帳一張付其僕
曰持是往張之使熟卧三日必無事矣已而果如其言蓋其
家遠容不給於帷帳女病中為蚊所苦故病雖稍退而神思

恍忽若夢若醒嘗以手作驅蚊勢耳非亂也故安卧三日而遂起其家以是大服阜甫竟謝方而盡以百口聽阜甫阜甫亦終無所失於是阜甫私自喜一日造黃山告陳子曰幸也某藥已能不殺人陳子曰噫乎是何言哉今之毉者未有能不殺人者也子之術去今毉幾何而遽云若是子自謂能不殺人此其所以殺人而不知也阜甫瞿然而退自是阜甫之術彌工而心彌下每遇病難治輒終夜不寐以求其理見時師必曲意下之然時師之所必不能生者阜甫輒生之今年至表花活數死人于是阜甫之名籍甚然吾不喜阜甫之能

生死人喜其能以術下人而求其至也使阜甫自此益多讀書訪名師時逞逞懷惟恐殺人之心精勤術業以事老母撫諸弟毋盤于游毋荒于奕毋見異物而遷敬其身以敬人命豈惟醫哉可以進于道矣阜甫勉之哉阜甫其家甚貧而不知愛財與人交忘形骸麗眉巨眼黝然而髯貌類武人或曰酷似其祖某遺像知其能克振前業云

翼敬齋

附韓子別傳

韓子阜甫諱德基同棋鼓鬚齃鼻黝如也善恢諧當其抵掌譚咲即庸豎孩童無不愛而慕之焉蚤失父不甚繩檢藉

鷹紲犬傾以馳騁自豪於閭里晚乃折節樂與正士伍龍山澉湖諸友人最其所麗盍者也其間質性之通介賢否不一阜甫蓋無不與之交歡且時效其規切諸子亦無不共樂交於阜甫謂阜甫之樂易可親直諒可敬也阜甫代居武原之澉城世業醫阜甫中年而醫益工醫大盛行於時其藥囊中所入上以為母甘旨奉餘以散諸弟己無私焉又博厚好施吳子裒仲一家僕病甚貧不能具藥阜甫私以複飲之或嘆曰子以重劑飲若僕若僕一身之外無餘者其能以售若直耶阜甫則戒之曰子勿言此僕方病

聞吾以重劑飲之處病起而吾取償焉計無聊將病益其
病矣且吾以若僕之貧甚也而必於取償焉其何忍矣鄉
人有緩急於阜甫阜甫每應之而不責期其弟或徵之鄉
人怒且詈阜甫切責其弟曰錢財末也而顧以失鄉里歡
乎外矣因率其弟而謝過焉其急人之困而不屑於財類
發於性之自然非慕於其名而勉爲之也約其生平可謂
誠心合義坦率無競者矣年三十六無子後其弟之子某

祝古菴傳

古庵許淮陽先生之愛壻也當淮陽先生之擇壻恥言膏粱子必欲得士之貧而有行者故淮陽先生之壻三皆素士而古庵獨貧以淮陽先生宦游二十餘年不能富一古庵古庵亦必不求富於先生盖先生先不能自富安能富壻故使淮陽而能富古庵不可以為淮陽矣使古庵而必求富於淮陽又何以為古庵哉古庵為人孝友肅恭動有矩矱望而知為長者工書能詩不屑舉子業安貧樂道泊如也日手錄古文辭及淮陽之遺藁以自娛樂而即以其所樂樂其子又善園

棋妙譚論一事也雖人所習聞者而使古菴言之則又娓娓使一坐盡傾以故古菴所居河南北諸季皆惠連無不欲得古菴者往淮陽公二壻皆體強善啖法當長年古菴體最弱多病淮陽深憂之令體強者皆先後殀而多病者獨無恙且多男子夫貧之與病相戾也貧之與多子女又相戾也使不知道者處此則幽憂煩懣而以身殉之今古菴有男子子五女子子三昏嫁之事日不暇給又綢繆堂構手据口荼而古菴之貧日甚而古菴之病日退非知道者而能爾乎庚寅之春余有婦喪辱古菴之長君無非過弔因請曰華與宗父天

孫秉脩家乘有一善弗敢遺焉而家大人辱先生生平之愛其何以不朽之余辭而謝曰吾言何足以重而翁于兄弟能重而翁耳後古庵顧又以無非之言為言余又辭而謝曰吾言何足以重古庵古庵能重吾言耳古庵曰何以也曰使古庵德日益進善日益增人必曰信也陳子之傳古庵者不吾欺也而又有未盡也故曰古庵能重吾言又使無非兄弟之學日進名日起人必曰快也古庵之有子也仁人必有後之言不吾欺也而正未可量也故曰無非兄弟能重古庵蓋余昔年嘗謬為無非師而今年辱古庵來師吾子兩人稱莫逆

焉故敢質言之而又述其所私禱於古庵父子者如此

查醉白傳

嗟乎以醉白之盛材博學而無遇厚德好施而無年生於素封而無財一娶再娶而無妻且無後且以猶子之衆有宜爲醉白後也者而卒無後豈非天哉抑人謀之戾也醉白姓查名繼昌太學鳳衢公之適長子也始太學公獨有此子夫婦絕憐愛之叒慧未弱冠游黌序同里許淮陽先生爲之賦大樹之篇已而益志氣勃發肆力於詩古文詞恒睥睨世之爲科名者自以抵掌可得而卒困於諸生既以感憤悼激傷其天和性慷慨輕錢財益喜廣交游急士之窮太學每持之不

得自展至屢稱貸責貸而不能應則愈窮愁無聊遑遑若宴人子又連喪其佳偶竊死轉悲歌不能自持而醉白安得復長年矣乎雖死生有命而醉白之死若亦有以致此士所以不可不學道也方醉白將死固甚有志聖賢之學而病已中膏肓不可復爲悔無及矣始醉白以鮮兄弟與繼室陸氏謀爲太學公置遷室所以開解其母萬端卒生幼弟亦殺幾不舉矣醉白夫妻復多方護持之賴以獲全而醉白竟夭死無後大宗封妻之次子某宜爲後者也病中拳拳屬意此子欲待此而瞑曰吾雖至微末顧由我之身推而上之嗣續不

絶者自盤古以來幾萬千年矣忽至於我而絶之其言絶痛有耳所不忍聞而太學夫婦若勿聞死後十餘年而太學公夫婦同時俱逝煢煢弱弟病不能執喪其友乾初道人往弔之而慨然言曰事惡可已乎且古孝子之懼無後者非徒為其身已也為父母也則當日醉白之所以拳拳欲立後者正為今日耳倘今日而不為立後承重代醉白持喪則醉白之心滋痛立移書所親公議之或曰不然鳳衢固已有子醉白雖無子而有弟將成童而娶娶而生子則醉白之子也又何立焉遂不果立嗟乎忘嫡長之賢遺承重之大棄目前之所得

宜立與當日死者所拳拳屬意之人而求諸數年後或十數年後或有或無或男或女渺茫不可知之小弱弟之子醉白之果有後乎無後乎吾不得而知之矣

文學陳彬子子季雖合傳

吾生平未嘗識彬子惟得交彬子公之長子羽君其爲人博學工文章忠謹木訥同黨無及之者甲申之冬而得見彬子之幼子季雖固望而知爲羽君之弟其忠謹木訥又過羽君而文才亦盛弱冠受知於邑君林子野先生是年補邑諸生越明年子野去官而季雖亦棄舉子業來從予游嘗手録其尊君彬子公行畧懃懃邀予作傳予謂季雖而翁之行自可傳能傳而翁之行者狂子之身不在人言季雖肅然退辛卯冬以祖墓爲水所嚙號於兄弟而益其土羽君兄弟故貧士

而季雖尤貧則奪其妻子之衣食以鳩工日親操畚插爲工
人先固已勞若疲憊矣而族人不利其增營也見季雖之在
塋則獨詈季雖季雖哀傷忿恚致嘔血遂卧疾不起先是季
雖每數過吾廬言道或月至或間日至至是已連月不至予
固已疑之壬辰正月予造其廬而訪焉則季雖以予故强起
已羸然骨見矣不數月而竟死悲夫吾哭季雖歸而檢季雖
之遺墨有細書三吳人集二本林子野先生詩集一本子野
殉難詩若干首祭子野文一篇徵子野遺文啓一篇每展讀
不忍終卷至彬子公之行畧則益爲泣下曰嗟乎痛哉此孝

子之志也予忍終汲諸按畧彬予公同我贅姓諱文煥朏朏

篤行君子也少貧至十九歲始讀書踰年即入泮盛才力學

終於不遇天性孝友居父喪盡哀事母盡敬友於伯氏懷溪

相好無猶或謂彬予而兄弟各有子三安能無猶彬予曰吾

何猶乎猶力耶吾之力即兄力猶財耶吾之財即兄財鄉里

以此感化無兄弟爭者非獨同氣然也有内弟許承源以役

累幾陷獄彬予為假所知衣物典二十餘金脫承源貧不能

償則彬予自質綵贖衣物還所知終不問承源不獨嫺戚然

也有故人周某負六十金久無償一日謂彬予曰吾有田十

畝雖負質於人心不願歸彼願來歸之子彬子蔚曰一田兩
賣必訟於官訟於官則不直有在矣即我得田子必獲罪寧
子負我我何忍負子周泣而去其他厚德尚多不能悉載也
又性含弘能忍詬辱有以勢陵者終勿與較惟勤課其諸子
皆有令名嫁取日繁用常不給至將沒之歲以粮事假人六
金至期曰吾雖老憊終不能失約於人乃往賣絲王江涇遂
得疾以歸其素履敦實皆此類也寢疾二十日而卒臨沒知
世將大亂屬其子讀書守禮法毋預人事此外無一言生萬
歷己卯年四月十六日卒崇禎庚辰年十一月九日元配張

氏生一女繼許氏生三子長飛鳴即羽君次朝璜次和鳴即季雖皆文學四女共八人為而翁者不亦難哉季雖言貌不踰中人而制行高潔其好惡與人相反入見吾父子即喜形顏色出見世俗之士望望若將浼之履信固窮傲然竟不知功名富貴為何物此亦有過人者獨守狹不能安俗每與予論別人物攢額多不快予謂季雖無庸士各有志顧實行何如耳出未必盡非而處未必盡是也予持論夙如是而季雖獨不然吾言卒以善恚傷其生哀哉季雖年止二十七一孤甫三歲其遺牘之在我者則俟其孤之長而知學也以歸之

我翼兒其母浸藏致有嘆歎也其伯仲皆賢而篤友于必能
撫教其孤以有成也其尊君彬予公死十三年尚未葬季雖
每見必涕泣引罪而終負此痛也以死嗚呼此乃伯仲之責
矣

附陳季雖別傳　　　　　　　　　　　　　　　　　翼敬齋

季雖姓陳諱和鳴舊字羽聖從家君子遊遂易以令字蒲
田林子野先生諱堂者令我邑賞其投文在前列是歲補
邑弟子員未幾子野先生歸閩起事死季雖為詩歌誄文
激揚忠烈因以叙其知遇始謁家君子因録其文以為贄

見之儀馬季雖窺不勝衣行步踽踽口訥不能為縱譚高
論然當所可意者丈復縷縷不休其於所不可意者則瞠
目直視不交一語見義敢為子野先生舊有詩稿刻就未
帶歸後有族人某按州志順治四年有教諭林譯即公族人為我邑司訓終任
將歸季雖訪知刻板所在酷暑中徒步走五十里負歸之
并集貲以助其道里之費其先世墓為水所剝蝕季雖躬
自負土築石不以煩羣子姓役竣因困憊致疾遂以不起
死後數日余叚弔畢事其伯兄引余至其先世墓道前則
見其廓然以平爽然以新洒然攬涕沾襟就謂余曰是吾

弟之所經營也吾弟一生急于義類如此而不量其力以
死也悲夫季雖在白閒月必一過余每語及世俗士輒嚬
蹙似不可為論說獨嘖嘖林子野先生不置謂予家君子
為近之也故移其所不獲終事于子野先生者以事吾家
君子云子野先生令我邑有惠政自變革以來令海昌者
十餘易而竟莫之及也則感豈獨季雖陳生而已也嗚呼
難矣

黃山道士韓養元師弟傳

吾十年前嘗擬作三韓傳三韓者一為盧龍韓子有一激城韓旱甫一養元子有故豪於詩酒自以曉兵機有先見屢自脫於危困顧子有一豪公子旅于越脩然貧困而歌聲振林樾有足多者故嘗欲傳之自革代後別十許年未得一晤令聞其久客江湖間游諸貴人之門復不曉其意指故未敢為傳旱甫先已為作小傳而去夏竟死矣又文以哭之畧盡其生平惟養元最與吾習聞欲作三韓傳意亦欣然欲得之無何養元竟以去冬死未殮而其徒尊覺又死予既恨久未得

慰養元之意又痛其師弟之相繼死也欲撮數言以哭之猝
然未得閒以此每隱于心而今年秋冬閒余亦病且困嘗恐
終食吾言而遂無以見養元於地下乃強起而爲之傳曰
吾自弱冠游兩垞閒時嶺上新建周將軍祠見其香火甚盛
土人言將軍之靈爽甚赫數十里内病人無不來祀將軍者
予聞而恚之曰如果將軍之靈乎則斯祠可速毀也如非將
軍之靈乎則守祠之人可速遣也已而知養元實守是祠爲
向者兩垞先生所聞實愨謹無他與之言亦甚洽久之因微
詰將軍祠事養元亦言此市之巫卜寔爲之欲以徼惠於吾

祠非眞將軍之靈也於是遂峻絶諸巫卜之言將軍者諸巫卜自此遂不復言將軍而將軍之香火亦不衰養元性恭儉甘勤苦畧能治生産則盡以其所入歲葺祠宇繕垣墻益增置前後楹土木之功無虚日又性好客樂親君子非養元飲人即人飲之未嘗不頽然醉也廟祠當南北孔道往來行人必入憩祠中養元每為煮茗設果餌供客或逢窮欲留宿養元即欣然爲之下榻益陳酒肴以酣樂之客或忘歸至連日夜不去如是以為常人以是疑其嬴共生覬覦於是數年以來偷兒胠篋俠客探丸鼠牙雀角之爭時時見告而養元遂

疲於犇命矣先是養元既益獻土人之咨䏲祴重矣無已時
廼另葺祠西小閣自與其徒尊覺為靜脩計而悉以祠事委
他徒之稍耐俗者司之中截門戶焉尊覺向從養元為黃冠
弟子甚愿而慧學書書工學詩詩工咸不習而能温然儒者
氣象師弟子並以醇謹相得往來枕濤義卧之間守望相助
枕濤主人亦深賴之已而尊覺忽慕西方之教師事闍僧慈
津而養元弗之禁則知雖養元固已心薄黃冠矣尊覺既從
慈津徧游海上諸名山潛心禪理數年歸而慈津卧病枕濤
尊覺事之甚謹慈津雖素稱禪宿而老病悤睢尊覺多方順

適之服勤至死哀勞備至雖世所稱孝子之事親或無以過之慈津死而尊覺始得專事養元而養元亦已久視髮既空門銜酒茹蔬矐然一老僧狀矣師弟以此益相懽洽倍於初去年又改造祠西閣擬并龕梓潼壽亭費二百金以外手無現錢皆脫空為之師弟竝着短衣身先諸役尊覺尤自以年幼宜服勤苦事非膳者弗任食非酸者弗食而養元年已在五十外習勞蚤衰又歲多外侮身財並困矣尊覺雖少年而勤思道妙甘淡泊故體素羸又向患瘰癧遺三陰瘧虛乏已甚而皆不自知其病故閣成而養元遂不起尊覺侍養元疾

猶侍慈津方養元疾亟之時尊覺鞠躬趨命猶若無恙也養
元呼尊覺至榻前屬以後事尊覺云師自去諸事有弟子在
幸勿以增念養元遂瞑尊覺退而遽不能言凡兩日而俱逝
嗟乎老忘其老貧忘其貧病忘其病此養元師弟之所以近
於道也忘貧而貴忘老而勞忘病而勞此養元師弟之所以
速其死也夫脩造壇院塑神像竭有用以奉無知之土木此
最是近世第一孽障而愚者不知反謂為功德恒不惜瘦身
命而爭為之嗟乎以二子專一之心堅忍之力移之學道必
有大過人者而惜乎其溺於此也憶丙戌之春阨江之争未

決吾輩閉戶愁唫或憂室家或嘆羇旅乡不聊之色養元爲
煑蔬設醴招致諸隱淪十數子登層巒瞰大江循覽竟日飲
酣分韻各賦詩數章以見志欲以豁諸子之愁思展騷士之
逸興斯固養元之用心也自此招宴同人歲不絶曾幾何時
而同會祝夢得孫幼安老僧曇雲並先後死而嶺閣主人養
元師弟又繼死能不悲乎養元祝髮後又號道謙稱道士養
元不忘其初云

蔡養吾子傳

養吾子疎中直氣不能容人之過士多畏而遠之然與之交率初終一節老而彌親故道義之士交之亦惟恐不及交道益復廣少嘗銳意功名之學時輩皆避其鋒然絕不肯一干謁雅以氣節自喜每譚及義憤事輒髮上指冠崇禎壬午間墨吏稔惡諸奸益大煽之吾郡無全家碓竊不自量嘗出為斯民請命惟養吾子首先蒞盟諸士亦翕然從之七何當事者婪重賄欲致辟首事日十數報而養吾子不色怖憶嘗集諸同人詣一紳不時出見養吾即從坐上發怒大聲數之曰

公言民害本而紳事而紳皆默默也而以遺我不知自恥反
慢我爲且吾非有求於而紳以來以而亦紳列姑循例一告
固知不足與言同坐皆失色碓亦再三勸止謂此中人不足
深較姑寬之而養吾之氣益盛聲益厲生平不畏强禦多類
此紳陽弗聞徐出漫爲好語後竟爲諸要紳所賣同盟幾不
免於難械已成矣會有多士之助惟碓與養吾之志益堅婁
訊不絀彼終怵吾義而止明年春屬諸正人主計最號公嚴
卒用諸生言褫墨令楚當事亦中考功去時論稱快又未幾
而當事令及所諂紳皆不良死而養吾子不色喜自是之後

養吾子憤時變之日亟慨然有辟世絕俗之志會甲酉之難諸儒生多引退考然皆呈學乞休故事猶優給衣冠惟養吾與我兄子補庵竟以歲試不到削籍士論韙之兄子即養吾及門士也養吾即退耕佛山之陰治一椽廣不及畝嘗父耡於前子耰於後畢事則父子闔門講頌聲琅然出環堵中雖簞瓢屢空常訢訢如也大時覓衣襍冠游行市中市中人皆笑而指之養吾子亦不之顧龍山素心之交指不勝屈而世儒多言陳蔡先友祝子之與吾二人交尤稱莫逆祝子死國變拳拳以二孤子為托養吾以古學教其二子今鳳師葯臣

之學皆泉然能世其家其內及門之士所成就尤多其所作
詩文率如其人蒼蒼莽莽多一往之氣而不肯俯就時格晚
尤好義理之學循循克己時多悔過之言然養吾子極直能
容我之過極貧能醵五十金之會以急許子極病能赴叉生
之難竟以憂憤傷中致青盲之疾不能復起臨死之夕猶負
杖消搖於門與鄰子笑語已而忽捫腹自言欲死時二子以
踐更之困在武原未歸其隣子曰即病甚獨不能俟二子於
四十里之內乎養吾謂死生各有定命豈能久俟屈其指曰
吾以丁未二月十四日生以亥時今適遇我生日當亦以是

時死不可復俟矣喪禮勿從俗但依陳子家約可也亟呼陳子來酌行之此外無一語及私從容至亥　就瞑不爽分刻嗚呼若養吾子可不謂之近道者哉養吾子名遵原名宸襄字上朱（巖琿案敬齋公曰先生本姓沈幼孤育于其姑遂冒今姓）願學孟子養善浩然之氣故改號養吾可謂名不愧實者生年止五十有九有二令子長伯張（擕敬齋公為之作傳令附于後）次仲通皆温温恭孝能克振養吾之學一孫甫五歲養吾死踰月而老友陳確為之傳傳畢歎曰嗟乎壬午之役吾二人瀕於危者數矣卒賴銜金之利而士往往並稱陳蔡蓋不徒氣類之合雖天之賦形若或一之

世嘗呼確為蔡子呼蔡子為陳子兩人常笑而口應焉皆二子一孫莫相僭溢豈天實均畀我二人然確養氣之學旣遠不及蔡子而伯𧕲仲適之孝謹溫惠又皆遠過吾子確豈敢望蔡君父子哉今養吾死而吾亦老病龍鍾死期當不甚遠又未知死時能如蔡子之笑語從容刻期就瞑否也且蔡子已遠翔乎寥廓而吾猶齷齪塵網鹿鹿未能少休又竊嘆陳子之勞不若蔡子之逸矣

附蔡伯𧕲傳

蔡子伯𧕲名自沖養吾先生之長子也先生與予父交終

始以道義相規切其志尚同其出處亦同先生自申酉之
變擲儒冠躬耕佛壞之隂伯蜚同其弟仲適亦不事舉子
業隨其父耕且讀環堵蓬蓽敦倫慕古充然有以自樂也
然先生雅尚節槩少委曲遇所不可必蹙氣叱之雖觸忤
於人不顧也伯蜚外貌循謹言辭恂恂惟恐有失其胸中
介然不苟猶夫先生也人謂其父子繼述之間殊得剛柔
損益之義焉力田之暇與其弟出外課蒙受其教者克有
成材脯脩所入公諸父毋均無私焉每於課授餘閒篝燈
讀書夜分不輟尤熟司馬通鑑類別事分細楷纂錄約十

有餘卷慨然有志經世之學意若不欲以邱學究終其身

者去予家二十里而遙一歲必四五過家大人間有所論

述翼嬾不省事未即就研伯蜚必手録成帙再三請正詞

旨毅然退與予論列今古往復不倦時達旦不寐謂吾彌

月不見陳子耿耿如有所失一見之後得快心如是其相

好無間亦猶家大人之與養吾先生也然伯蜚不愧養吾

先生子翼未能承家大人教伯蜚吾益友吾之於伯蜚伯

蜚其謂之何顧復稱道不置口抑以先世之好遂愛忘其

醜耶然伯蜚於世俗士又多所不堪不必如養吾先生發

揚蹈厲之形於外而根之慾之無頃刻去諸懷子時規正之而未即改嗚呼此其所以不能遐年也歟伯斐生平每事過於刻厲辛丑以後荒饉洊告又困于賤更境遇既艱心思又苦病咯血卒於丁未之冬年止三十四越三年庚戌仲邇亦死去養吾先生之喪未五六年也其內人亦皆相繼死嗚呼禍亦奇矣仲邇名自潤蘧顏皓齒眉目軒朗一望之蒼蒼莽莽久與處又覺其靜細學問之益雖不及伯斐之精勤其孝友忼直俱不忝養吾先生之家風云仲邇無後伯斐止一子依其祖母以居蔡氏之不絕如綫賴

此而已

陳子曰予今日而竟成伯蜚傳也乎予滋痛矣猶憶伯蜚在日過予曰頃一病幾死恨不即見吾陳子爲其爲吾傳令幸不死得見子後死子毋忘吾言予笑曰子誤矣天下病者不必死而不病者未必不死安見伯蜚不以傳陳子而陳子獨以傳伯蜚乎假如伯蜚先陳子死陳子亦一未死之伯蜚耳方憂其不能自傳烏能傳子雖然伯蜚固自有其可傳初不待於陳子也今伯蜚死六年矣言不可以不踐也養吾先生死家君子亦爲之傳嗚呼吾父子與蔡

氏父子交朋友終始之義如是焉已乎痛哉

俞母徐碩人傳

吾友俞元脩古所稱篤行君子也其祖龍淵公有大功於吾邑邑人至今頌其德不衰蓋明季之令吾邑者前後有兩林侯前林爲靖宇先生後林爲子野先生皆閩人孳孳愛民龍淵公遇前林侯時時蔡斯民之疾苦而入告之侯亦樂聞之凡龍淵公所欲興必興所欲革必革侯去邑人思其德祠而祀之而配以龍淵公昭公好也維時搢紳之勤求民莫者靈泉許同生先生布衣則龍淵公兩人獨深相得每風日晴和龍淵挈髫孫攜斗酒過東西垞閭與許先生拍浮而談世事

許先生亟許可每議定則龍淵公開陳其端而許先生贊成之故龍淵公益得行其志於賢令胥孫即元脩也比元脩弱冠工文則時令其孫挾數篇求正許先生亟稱賞曰公好行其德故天錫公佳孫龍淵公色喜時余館於許始識元脩後又與元脩同館於丁朝暮見予既樂元脩之誠而元脩亦安予之愿相得益甚元脩我業師金躍淵先生之外孫也故元脩之言行不茍敦篤樂善似其祖而敏學工文章似其外祖諸舅然氣促而蚤肥予嘗私心憂之未幾遭世變元脩悒悒不得志以死死之年纔四十耳配徐氏遺二孱孤其大者止

五歲幼者止六月一女止三歲蓋當是時賦役之艱煩十倍往常加以胥令之重徵里胥之侵欺窮民賠折十年田而未償而俞嫂以一弱婺承三世之孤緒兒啼于前女哭于後俞嫂日夜躬繲續支吾公私無虛歲假令僅得保先業俾無失墜令諸孤得免於饑寒猶幾幾難之况又倍價拓近居之官產畝百估勢責貼價者再三而未獻元脩之從祖老而無子俞嫂奉養之終其天年其絕業厚價買之已賣者贖之曰皆吾家世業不忍棄也自俞嫂之稱未亡人二十五年以來中閒續置房產及二子婚學之費共計千六七百金皆自俞嫂

十指間筋血所積不亦偉哉然猶不有其功臨歿謂其子曰非爾舅完如老僕張四之力不及此嗚呼可謂賢矣蓋元脩易簀時以後事托其母舅金劍耿及内弟徐完如而劍耿二十年來適遠宦瓊海故獨稱其弟之功亦可見元脩之知人善任而完如之不負所托也又拳拳以三世之喪未舉爲恨曰少假吾年當了此大事而今已矣二子其無怠又以祖塋之遠葬浙東者遭亂二十餘年不得展掃屬二子毋忘之諄諄教二子以守正好善退讓積德以毋貽吾憂爲孝謂長子漢回曰爾性仁慈尚少振作謂次子越衡曰爾勇於義當知

退守得孔門進退由求之旨陳確聞之曰是可傳也故樂叙
吾友祖孫之德以付其二子俾私藏之二子與吾口交皆有
文行元脩與予同齒而長以兄事之故得嫂碩人云

〔補〕鮑節婦傳

老友鮑獻蓋之子忘其字之子之妻所為節婦也忘其氏獻蓋言節婦之死余遺之詩踰三年而為傳忘其事然其本末大畧可記也獻蓋先民之君子也言發于心不違其誠獻蓋之言曰余兒子某甚慧不如我自為諸生凡試輒居一二不為第三人出其所居第一二文受而卒讀盖悠然想見其為人其為人宜溍然默彬然儒雅宜如獻蓋獻蓋又言曰家貧不能早為兒子昏卅而始為娶妻某賢而孝事余二人敬而不失和事其夫如之生一孫居無何而娶妻之二年兒子病

其妻已知其不起也豫爲治油線七條以油線縊可速死也

而家人無知者出治湯藥入侍夫子晝夜未嘗寐凡盡所以

事病者之道病者死哭踊無節哭如孺子凡盡所以哭死者

之道哭畢而去家人微疑之去頃之不來家人益疑之跡而

啟其户則已以向所治油線縊死矣驚救得甦知事無可奈

何張目而言曰以湯來救者以磁盞盛湯至則嚼盞吞之喉

破血湧噴血如虹以是不救同日而殮言畢涕流四座聲咽

學宮諸生咸聞而義之言于師師移文于當事議欲請于天

子表節婦之閭茲事未知始終然節婦之本末大畧具矣獻

藎家新安館于金陵余于崇禎元年晤于旅館感獻藎之篤誠再晤于崇禎四年知其遺家不造數月之内其子死媳死其老婦又死今所與共老者止一幼孫耳天之報善人如此乎然今天下所少名節耳非少人也以死殉其夫不以閨中之少婦累翁非獻藎修誠守義之報歟天下事未可知孤兒尚在異日者讀書成名顯揚其母節光大其門雖獻藎服中猶及見之天之報獻藎豈少日哉豈少日哉按別本複句無